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

池一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闍之謝氏子幼好

垂釣汎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

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舟投芙蓉訓禪師

落髮往豫章開元寺受具布衲芒屨食纒接

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峰本法門昆

仲而親近若師資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

日峰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

人異日峰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叅去師曰達

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暨登象

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立徒臻萃師入室咨

決因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

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立學有所未決必

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峰曰

備頭陀再來人也雪峰上堂要會此事猶如

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衆曰忽

遇明鏡來時如何峰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

尚脚跟猶未點地在住後上堂佛道閑曠無

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

三際故不可昇沈建立乖真非屬造化動則

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即

落空亡動靜雙收瞞預佛性必須對塵對境

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

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

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

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成交句句

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藉他力師子遊行豈

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
昏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燄無邊
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燦乾坤迥然照夫佛
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
天真不同修證祇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
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即爲魔王眷屬句前句
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
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
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
大行處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弦無
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
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立不
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
迷旨二乘膽顛十地寬驚語路處絕心行處
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

卷一

二

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
與塵見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
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真淨動用
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
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
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疑心斂念攝
事歸空閉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
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
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
偷鈴徒自欺誑這裏分別則不然也不是限

卷二

三

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
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踪迹
真如凡聖地獄人天祇是療狂子之方虛空
尚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沉悟則縱橫不離本
際若到這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

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
上沒可安排恰似焔爐不藏蚊蚋此理本來
平坦何用剗除動靜揚眉是真解脫道不彊
為意度建立乖真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意
則差便是干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
珍重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甚麼
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
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目前見
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
花相換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違本源
故號為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為沙門相
即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
墨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為得人仁者佛
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似聚頭亂說雜話
趣讀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

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祇如從上宗乘是諸佛
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
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
毘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
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
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
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用工莊嚴便得
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祇如釋迦出
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
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
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
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益為識得知麼識得
即是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
離死離因離果超毘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
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祇長戀

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
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
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
爲恬靜恁麼修行盡出他輪回際不得依前
被輪回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
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
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
麼還願樂麼勸汝如今立地待汝搆去更
不教汝加功煉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
肯麼便下座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
頭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
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
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耐
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
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尅骨究實不妨

五

易得搆去且况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
者莫祇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躡
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入把住詰問
著沒去處便喚道和尚不爲我答話恁麼學
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善知識
問著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
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
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
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爲甚麼
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
甚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這箇喚作認賊爲
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由麼我
向汝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
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
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實在甚麼

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
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
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還
見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
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祇如
日體還有許多般心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
欲識金剛體亦須如是看祇如今山河大地
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
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
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
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
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
可道無便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
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却隨他向五
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去忽然

光一

六

無常殺鬼到來眼目講張身見命見恁麼時
大難支荷如生脫龜殼相似大苦仁者莫把
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
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
樂底人祇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
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
知麼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母放汝出家十
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呵護汝也須具
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
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
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
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甚麼到恁麼地祇如
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
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牽犁拽耙銜鐵
負鞍碓搗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受

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
永劫不曾教汝有這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
惡業因緣不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
齊壽知麼師因參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
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
會師曰去誰信汝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
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情知汝向驢胎
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
人出這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
爲甚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上堂衆集
遂將拄杖一時趯下却回向侍者道我今日
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
再復人身僧侍立次師以杖指面前地上白
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三問僧亦如是答師
曰你也見我也見爲甚麼道不會師嘗訪三

斗庵主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
師曰人人盡有庵主爲甚麼無主曰且坐喫
茶師曰庵主元來有在侍雪峰次有二僧從
階下過峰曰此二人堪爲種草師曰某甲不
與麼峰曰汝作麼生師曰便好與三十棒因
雪峰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
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峰曰作麼生師曰不許
攬奪行市雲門曰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
世諸佛立地聽南際到雪峰峰令訪師師問
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
知有不求知者歸宗系別拈掌三師曰山頭和尚喫
許多辛苦作麼雪峰普請畬田次見一蛇以
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芟爲兩段師以杖
拋於背後更不顧視衆愕然峰曰俊哉侍雪
峰遊山次峰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箇

無縫塔師曰高多少峰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峰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七尺八尺雪峰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爐曰火爐闊多少峰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師初住普應院遷止玄沙天下叢林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待以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上堂良久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麼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癢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里萬里行脚到這裏不消箇瞌睡寐語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已作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理論師曰少人

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麼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唇吻祇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祇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能構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甚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祇如靈山會上九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當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溪豎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

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
 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鎚相似
 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
 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伸問處我若
 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甚麼處得見我會
 麼大難努力珍重師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
 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箇來
 蹤觸處周智者捺著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
 頭又曰玄沙遊逕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
 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
 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儀外如何奉
 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
 槌豎拂還當宗乘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
 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
 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吹一吹

闍王送師上船師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
 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柔別云不因和
 尚不得到這裏師問文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
 師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歸宗
 柔代云和尚用作甚麼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
 利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
 槌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
 聞患瘧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
 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
 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
 曰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
 作麼生接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曰三種
 病人即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唯謾他兼
 亦自謾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我
 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
 眼為甚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

座無事上來商
量大家要知 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

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之僧退後門曰汝

不是患盲麼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

是患聾麼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

瘕麼僧於是省長慶來師問除却藥忌作

麼生道慶曰放憨作麼師曰雪峰山椽子拾

食來這裏雀兒放糞師因僧禮拜師曰因我

得禮汝普請斫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

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天龍問適來見虎云是

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種極

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

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

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生

曰放皎然過有箇道處師曰放汝過作麼生

道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悉生曰徒勞側耳

師曰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崇壽稱別長生云喚甚麼

作如問古人皆以瞬視接人未審和尚以何

接人師曰我不以瞬視接人曰學人爲甚道

不得師曰畱塞汝口爭解道得法眼云古人

特且問上座問凡有言句盡落襍禮不落襍

禮請和尚商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

問承古有言舉足下足無非道場如何是道

場師曰沒却你曰爲甚麼得恁麼難見師曰

祇爲太近法眼曰也無可得師在雪峰時光

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

海去師住後問光曰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

法眼代云和尚終不恁麼法燈代云請和尚下船立覺代云貧兒思舊債師一日

遣僧送書上雪峰峰開緘見白紙三幅問僧

會麼曰不會峰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

回舉似師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曰和尚

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師問鏡清教

中道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

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箇法麼同安顯別云也知和

尚不迨次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

仕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

粵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

珠用會作麼僧便休師來日却問其僧盡十

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曰盡十方

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

窟裏作活計玄覺云一般恁麼道為甚麼却成鬼窟去問如何是

無縫塔師曰這一縫大小韋監軍來謁乃曰

曹山和尚甚奇怪師曰撫州取曹山幾里韋

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

州取曹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則上

座不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曰監軍却須禮

池

十二

此僧此僧却具慚愧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此僧其慚愧若檢得出許

上座有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

行脚服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西天

有聲明三藏至閩師請師辨驗師以鐵火筋

敲銅爐問是甚麼聲法眼別云請大師為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藏無

大三法燈別云聽和尚問對法燈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師南遊莆

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

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

曰料掉沒交涉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問

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曰如夢如幻法眼別云

物示師與地藏在方丈說話夜深侍者閉却

門師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藏曰喚

甚麼作門法燈別云和尚其欲散去師以杖拄地問長生

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曰和尚

遠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遍周沙界雪峰打鼓這裏爲甚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眼爲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好師舉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乃曰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玄覺云祇如此二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師曰祇這是日用而不知普請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一僧曰既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代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

玄通祇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真情是難師曰甚麼處是難處曰爲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却門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師曰從這裏入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眼昇梯時日幾度登樓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守曰恁麼即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祖師來也師曰佛法不是恁麼鏡清云不爲打水有僧問不爲打水意作麼生清云青山碾爲塵敢保及聞人梁開平戊辰示寂閩帥爲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

稟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
 歷參禪苑後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
 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峰玄
 沙二十年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
 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
 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
池一
 劈口打峰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
 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眾僧
 上來問訊峰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
 有正悟對眾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
 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
 日看來火裏冰峰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
 著述師問峰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
 示峰良久師設禮而退峰乃微笑師入方丈
 參峰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

酌問未嘗爽於玄旨師在西院問誥上座曰
 這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為
 甚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
 上座本分事誥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為當祇
 這箇別更有曰上座見箇甚麼師曰何得龍
 頭蛇尾保福辭歸雪峰謂師曰山頭和尚或
 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
 少許曰信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
 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
 程全自闍黎師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
池二
 峰山頂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
 惜許僧問鼓山祇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
 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獨體徧野
 師來往雪峰二十九載天祐三年泉州刺史
 王延彬請住招慶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
 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

恐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一日王太傅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太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太師不在否法眼別云太傅識太師聞帥請居長慶號超覺太師上堂良久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也祇今有甚麼事莫有空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擔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這裏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總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得行脚事麼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代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

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座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得池二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廿六一生參學事畢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草裏漢曰挂角後如何師曰亂叫喚曰畢

竟如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問如何是
 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
 擔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甚麼上堂我若
 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道盡法無
 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
 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巖道底一時坐
 却上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曰總似今
 日老胡絕望立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安國瑄和
 尚得師號師去作賀國出接師曰師號來邪
 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明真師乃展手國
 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問僧甚麼處來
 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
 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
 棒汝又作麼生道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
 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

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又僧
問保福福云此是誰語云丹師入僧堂舉起
實語福云去其妨我打睡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眾無對法眼代云
別處亦不敢呈人師到羅山見製龕子以杖敲龕曰
 太煞預備山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山
 乃叫叫上堂大眾集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
 眾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甚麼長處便教大
 眾禮拜眾無對僧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
 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法眼別
尚舉師曰汝作麼生舉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
 遷化僧問保福拋却殼漏子向甚麼處去也
 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殼漏子裏法眼別云
福殼漏子那箇是保閻帥夫人崔氏奉道自遣使送衣物至
稱練師曰練師令就大師請回信師曰傳語練師領
 取回信須臾使却來師前唱喏便回師明日

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曰却請昨

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帥問師曰練師適來

呈信還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這一

轉語大王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帥

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後唐長興三年

歸寂王氏建塔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陳氏子年十五

禮雪峰爲受業師遊吳楚間後歸執侍峰一

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峰以杖拄之師

當下知歸嘗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一日慶

謂師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

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二種語師曰

作麼生是如來語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

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

喫茶去雲居錫云甚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因舉盤山道光

池一

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是何

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

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慶良久師曰情

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却問作麼生師

曰兩手扶犁水過膝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

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

師却指船子歸宗系別云和尚祇解問人雪峰上堂曰諸

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

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鵝湖

僧堂前相見即且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

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

梁真明四年漳州刺史王公創保福禪苑迎

請居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陞

座師乃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

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

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林頭問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則羣生有賴也師曰莫塗汙人好又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莫覆却船子僧問泯默之時將何

池一

十九

爲則師曰落在甚麼處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出去上堂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問未審構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曰適來且置閻黎還構得麼曰若構不得未免大衆怪笑師曰作家作家曰是甚麼心行師曰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師見僧以杖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爲甚麼不痛僧無對立代云貪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行拄杖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

曰不會會取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祇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祇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已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麼處僧曰爲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箇甚麼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爲

甚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問主伴重
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
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
曰因甚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
勞佇思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窟心僧
曰甚麼處是某甲窟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
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了却來曰甚麼處是
某甲窟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碓著所以道汝
窟心師問羅山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
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師
師應諾山曰獼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忽有
人問你又作麼生招曰箭穿紅日影師問羅
山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
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雙明亦雙暗師禮謝
三日後却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祇爲看不破

山曰盡情向汝道了也師曰和尚是把火行
山曰若與麼據汝疑處問將來師曰如何是
雙明亦雙暗山曰同生亦同死師又禮謝而
退別有僧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彼
此合取狗口曰和尚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問
羅山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曰如牛無角曰
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曰如虎戴角師見僧
喫飯乃拓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甚麼心行
有尼到叅師問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
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
無師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聞長生卓庵
乃往相訪茶話次生曰曾有僧問祖師西來
意某甲舉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師曰某甲
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歎此事如虎
戴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直一等是恁麼

事因甚麼毀讚不同生曰適來出自偶爾老宿

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好太原孚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師問僧殿

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

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聞帥遣使

送朱記到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即印住住即

事因甚麼毀讚不同生曰適來出自偶爾老宿

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好太原孚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師問僧殿

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

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聞帥遣使

送朱記到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即印住住即

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為師便打僧曰

恁麼則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持印歸方丈

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

出師曰作麼生法眼別僧無對師舉洞山直

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

云謾語

恁麼地問僧甚處來曰觀音師曰還見觀音

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

右法眼別云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

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飯頭鑊濶多

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

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

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這

僧問甚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龔

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

全示我却禮拜汝師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

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却蹲身作短勢

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令

侍者屈隆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將侍者來

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太煞恩愛壽

無對師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聞帥奏命

服一日示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法燈別云和尚解忌口麼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祇是時至也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師曰道道曰恁麼則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而寂福州鼓山神晏興聖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題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曰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扣禪

池一

三三

開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叅雪峰峰知其緣熟忽起搗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峰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峰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後閩帥常詢法要創鼓山禪苑請舉揚宗旨上堂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泉即今莫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蓋爲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

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談句後直至釋迦禮
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
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合作麼生時有僧
出禮拜師曰高聲問曰學人咨和尚師喝曰
出去曰已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抗聲曰似未

聞那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成不重問

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曰近前來僧近前

師曰鈍置殺人曰如何紹得師曰狂狹無風

徒勞展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曰學人便承

當時如何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燈別云問莫費力

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法燈別云

汝擬亂走問千山萬山那箇是正山師曰用正山

作麼法燈別云千山萬山師與招慶相遇次慶曰家常

師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款款師却曰家常慶

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恠生慶曰穩便將

池一

法

取去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

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曰傷風

即得僧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乃側掌咩咩

問如何是向上關楨子師便打問如何是鼓

山正主師曰瞎作麼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

非是不是意作麼生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

非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今是甚麼

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上堂

欲知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

是劍師曰拽出這死屍著僧應喏便歸僧堂

結束而去師至晚聞得乃曰好與拄杖東禪齊云

這僧若不肯鼓山有甚過若肯何得便發去

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試商量看

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道僧曰

請師便打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

何費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
 師曰有甚麼過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
 曰喫茶去師與闍帥瞻仰佛像帥問是甚麼
 佛師曰請大王鑒帥曰鑒即不是佛師曰是
 甚麼帥無對長慶代云久承大僧問從上宗
 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募口打問如何是省
 要處師曰汝還恥麼師復曰今為諸仁者刺
 頭入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諸人
 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
 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
 爾是箇漢未通箇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墓
 口搨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搨鼓
 一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
 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
 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

未見一人快利通得箇消息如今還有人通
 得也未若通得亦不昧諸兄弟若無不如散
 去珍重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
 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麼
 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
 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
 師師喚侍者問汝為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
 師便打趣出院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
 音釋

顛之善切音戰 讚古困切袞去聲 講張流
 勸四腋寒動也 誦順言讀弄貌 誦切音
 張驚懼貌 挫陟栗切音 誦疏臻切音 膊
 匹各切音 掖夷益切音奕掖 誦華致言也 膊
 拍有膊也 掖謂在傍扶之